



纪念版第十书

《阴符经》十二家集注

李浴日纪念基金会出版

www.leeyuri.org

《阴符经》¹

十二家集注²

黄帝³撰

¹ 《阴符经》又称《黄帝阴符经》，乃后人依托黄帝所作，成书年代不详，原文有 400 余字分作三章，内容主述天地阴阳运行变化，与人事之间有相生相盗之关系，圣人当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，掌握天人暗合之机，使行为举动合乎天道，切应自然，则治国养生皆得其宜，可以长久。《阴符经》历代注家解经要旨不一，或以为兵家权谋之书，或解以道家之言，宋元道士多以内丹功法注经，文人则以儒家性理之说释之。

² 《阴符经》十二家集注乃集数家注解经文之言：包括广成子（上古）、伊尹（商）、太公（西周）、有算入老子（春秋）、孙子（春秋）、范蠡（春秋）、鬼谷子（战国）、吴起（战国）、鹞冠子（战国）、张良（西汉）、诸葛亮（东汉）、李筌（唐）等 12 名家而成，成书约於唐代。本底本出处为《正统道藏》洞真部玉诀类。另有《四库全书》本、《汉魏丛书》本等。

³ 黄帝（约西元前 2711 年 - 西元前 2598 年），古代传说人物，被尊祀为“人文初祖”，是古代华夏部落领袖之一，为中华民族与汉族的血亲祖先。史载黄帝在位期间因有土德之瑞，故号黄帝。目前最早明确对黄帝的传世文献，来自战国中期齐威王铜器金文。在汉朝后，中国历代皇帝多为黄帝设庙祭陵等，以确认统治的正当性，因此“黄帝”被视为中华文化的重要标志性人物，为《史记》中的五帝之首。

《阴符经》注

汉-张良等注

目 录

上篇 / 2

中篇 / 5

下篇 / 7

上篇

观天之道，执天之行，尽矣。故天有五贼，见之者昌。

太公曰：「其一贼命，其次贼物，其次贼时，其次贼功，其次贼神。贼命以一消天下，用之以味。贼物以一急天下，用之以利。贼时以一信天下，用之以反。贼功以一恩天下，用之以怨。贼神以一验天下。用之以小大。」

鬼谷子曰：「天之五贼，莫若贼神。此大而彼小，以小而取大。天地莫之能神，而况于人乎！」

筮曰：「黄帝得贼命之机，白日飞升。殷周得贼神之验，以小灭大。管仲得贼时之信，九合诸侯。范蠡得贼物之急，而霸南越。张良得贼功之恩，而败强楚。」

五贼在心，施行于天。宇宙在乎手，万化生手身。

太公曰：「圣人谓之五贼，天下谓之五德。人食五味而生，食五味而死，无有怨而弃之者也。心之所味也亦然。」

鬼谷子曰：「贼命可以长生不死，黄帝以少女精气感之，时物亦然。且经冬之草覆之而不死，露之即见伤，草木植性尚犹如此，况人万物之灵，其机则少女以时。」

广成子曰：「以为积火焚五毒，五毒即五味，五味尽可以长生也」。

筮曰：「人因五味而生，五味而死。五味各有所主，顺之则相生，逆之则相胜，久之则积气蒸蒸，人腐五脏，殆至灭亡。后人所以不能终其天年者，以其生生之厚矣，是以至道淡然。胎息无神，仙味

之术百数，其要在抱一守中。少女之术百数，其要在还精彩气。金丹之术百数，其要在神水华池。治国之术百数，其要在清净自化。用兵之术百数，其要在奇正权谋。此五事者。卷之藏于心，隐于神，施之弥于天，给予地，宇宙瞬息可在人之手，万物荣枯可生人之身。黄帝得之，先固三宫，后治万国，鼎成而驭龙上升于天也。」

天性，人也。人心，机也。立天之道，以定人也。

亮曰：「以为立天定人，其在于五贼。」

天发杀机，移星易宿。地发杀机，龙蛇起陆。人发杀机，天地反覆。

范曰：「昔伊尹佐殷，发天杀之机，克夏之命尽而事应之，故有东征西夷怨，南征北狄怨。」

太公曰：「不耕，三年大旱；不耨，十年地坏。杀人过万，大风暴起。」

亮曰：「按，楚杀汉兵数万，大风沓冥，昼晦，有若天地反覆。」

天人合发，万变定基。

良曰：「从此一信而万信生，故为万变定基矣。」

筌曰：「大荒大乱，兵水旱蝗，是天杀机也。虞舜陶甄，夏禹拯骸，殷系夏台，周国麦里，汉祖亭长，魏武乞丐，俱非工者之位，乘天杀之机也，起陆而帝。君子在野，小人在位，权臣擅威，百姓思乱，人杀机也。成汤放桀，周武代纣，须籍斩羸婴，魏废刘协，是乘人杀之机也。覆贵为贱，反贱为贵，有若天地反覆。天人之机各发，成败之理宜然，万变千化，圣人因之而定基业也。」

性有巧拙，可以使藏。

良曰：「圣人见其巧拙，彼此不利者，其计在心。彼此利者，圣哲英雄道焉，况用兵之务战。」

筮曰：「中欲不出谓之启，外邪不入谓之闭，内启是其机也。雄知如阴，不动如山。巧拙不性，使人无间而得窥也。」

九窍之邪，在乎三要，可以动静。

太公曰：「三要者，耳、目、口也。耳可凿而塞，目可穿而眩，口可利而讷，兴师动众，万夫莫议。其奇在三者，或可动或可静之。」

筮曰：「两叶掩目，不见泰山。双豆塞耳，不闻雷霆。一椒掠舌，不能立言。九窍皆邪，不足以察机变，其在三者：神、心、志也。机动未朕，神以随之；机兆将成，心以图之；机发事行，志以断之。其机动也，与阳同其波；五岳不能镇其隅，四读不能界其维。其机静也，与阴同其德；智士不能运其荣，深闻不能窍某谋，天地不能夺其时，而况于人乎？」

火生于木，祸发必克。奸生于国，时动必溃。知之修之，谓之圣人。

筮曰：「火生于木，火发而木焚。奸生于国，奸成而国灭。木中藏火，火始于无形。国中藏奸，奸始于无象，非至圣不能修身炼行，使奸火之不发。夫国有无军之兵，无灾之祸矣，是以箕子逃而缚裘牧，商容囚而蹇叔哭。」

中篇

天生天杀，道之理也。

良曰：「机出乎心，如天之生，如天之杀，则生者自谓得其生，死者自谓得其死。」

天地，万物之盗；万物，人之盗；人，万物之盗。三盗既宜，三才既安。

鬼谷子曰：「三盗者，彼此不觉知，但谓之神明。此三者况车马金帛，弃之可以倾河填海，移山覆地，非命而动，然后应之。」

筮曰：天地与万物生成，盗万物以衰老。万物与人之服御，盗人以骄奢。人与万物之上器，盗万物以毁败。皆自然而往。三盗各得其直，三才递安其任。」

故曰：食其时，百骸理。动其机，万化安。

鬼谷子曰：「不欲令后代人君，广敛珍宝，委积金帛，若能弃之，虽倾河填海未足难也。食者所以治百骸，失其时而生百骸；动者所以安万物，失其机而伤万物。故曰：时之至，间不容瞬息，先之则太过，后之则不及。是以贤者守时，不肖者守命也。」

人知其神之神。不知不神之所以神也。

筮曰：「人皆有圣，人不贵圣，人之愚。既睹其圣，又察其愚，复睹其圣。故《书》曰：『专用聪明，则事不成。专用晦昧，则事皆悖。』一明一晦，众之所载。伊尹酒保，太公屠牛，管仲作革，百里奚卖粥，当衰乱之时，人皆谓之不神，及乎逢成汤、遭文王、遇齐桓、值秦穆，道济生灵，功格宇宙，人皆谓之至神。」

日月有数，大小有定，圣功生焉，神明出焉。

鬼谷子曰：「后代伏思之则明，天地不足贵，而况于人乎？」

筮曰：「一岁三百六十五日，日之有数；有次十二，以积闾大小余分有定；皆禀精气。自有不为圣功神明而生；圣功神明亦禀精气，自有不为日月而生。是故，成不贵乎天地，败不怨乎阴阳。」

其盗机也，天下莫能见，莫能知，君子得之因躬，小人得之轻命。

诸葛亮曰：「夫子、太公岂不贤于孙、吴、韩、白，所以君子小人异之，四子之勇至于杀身，固不得其主而见杀矣。」

筮曰：「季主凌夷，天下莫见凌夷之机，而莫能知凌夷之源。霸王开国之机，而莫能知开国之机，而莫能知开国之源。君子得其机，应天顺人，乃固其躬。小人得其机，烦兵黩武，乃轻其命。

《易》曰：『君子见机而作，不俟终日。』又曰：『知机其神乎！』机者易见一而难知，见近知远。」

下篇

瞽者善听，聋者善视。绝利一源，用师十倍；三反昼夜，用师万倍。

尹曰：「思之精所以尽其微。」

良曰：「后代伏思之，耳目之利，绝其一源。」

筌曰：「人之耳目，皆分于心，而竟于神。心分则机不精，神竟则机不微。是以师旷薰目而聪耳，离朱漆耳而明目。任一源之利而反用师于心，举事发机，十全成也。退思三反，经昼历夜，思而后行，举事发机，万全成也。」

太公曰：「目动而心应之。见可则行，见否则止。」

心生于物，死于物，机在于目。

筌曰：「为天下机者，莫近乎心目。心能发目，目能见机。秦始皇东游会稽，项羽目见其机，心生于物，谓项良曰：『彼可取而代之』。晋师毕至于淮淝。苻坚日见其机心死于物，谓苻融曰：『彼勍敌也，胡为少耶？』则知生死之心在乎物，成败之机见于目焉。」

天之无恩而大恩生，迅雷烈风，莫不蠢然。

良曰：「熙熙哉。」

太公曰：「诚惧致福。」

筌曰：「天心无恩万物，有心归恩于天。老子曰：『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，圣人不仁，以百姓为刍狗。』是以施而不求其报，生而不有其功。及至迅雷烈风，威远而惧迹，万物蠢然而怀惧，天无威而惧万物，万物有惧而归威于天。圣人行货也，无患于有功。行代也，无威于有罪。故赏罚自立于上，威恩自行于下也。」

至乐性余，至静性廉。

良曰：「夫机在于是也。」

筌曰：「乐则奢余，静则贞廉。性余则神浊，性廉则神清。神者，智之泉，神清则智明。智者，心之府，智公则心平。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澄水，以其清且平。神情意平，乃能形物之情。夫圣人者，不淫于至乐，不安于至静，能栖神静乐之间，谓之守中。如此施利不能诱，声色不能荡，辩士不能说，智者不能动，勇者不能惧，见祸于重开之外，虑患于杳冥之内，天且不违，而况于兵之诡道者哉！」

天之至私，用之至公。

尹曰：「治极微。」

良曰：「其机善，虽不令天下而行之，天下所不能知，天下所不能违。」

筌曰：「天道曲成万物而不遗，椿菌鹏鷃，巨细修短，各得其所，至私也。云行雨施，雷电霜霓，生杀之均，至公也。圣人则天法地：养万民，察劳苦，至私也；行正令，施法象，至公也。」

孙武曰：「视卒如爱子，可以俱死，视卒如婴儿，可与之赴深溪。爱而不能令，譬若骄子。是故令之以文，齐之以武。」

禽之制在气。

太公曰：「岂以小大而相制哉？」

尹曰：「气者，天之机。」

筌曰：「无龟食蟒，口隼击鹄，黄腰啖虎，飞鼠断猿，蛛蛙啖鱼，狼口啣鹤，余甘柔金，河车服之，无穷化玉，雄黄变铁。有不灰之木，浮水之石，夫禽兽木石，得其气尚能以小制大，况英雄得其而不能净寰海而御宇宙也。」

生者，死之根；死者，生之根。恩生于害，害生于恩。

太公曰：「损己者物爱之，厚己者物薄之。」

筮曰：「谋生者必先死而后生，习死者必先生而后死。」

鶡冠子曰：「不死不生，不断不成。」

孙武曰：「投之死地而后生，致之亡地而后存。」

吴起曰：「兵战之场，立尸之地，必死则生，幸生则死。恩者害之源，害者恩之源。吴树恩于越而害生，周立害于殷而思生，死之与生，恩之与害，相反纠缠也。」

愚人以天地文理圣，我以时物文理哲。

太公曰：「观鸟兽之时，察万物之变。」

筮曰：「景星见，黄龙下，翔凤至，醴泉出，嘉谷生，河不满溢，海不扬波。日月薄蚀，五星失行，四时相错，昼冥宵光，山崩川涸，冬雷夏霜，愚人以此天地文理为理乱之机。文思安安，光被四表，克明俊德，以亲九族，六府三事，无相夺伦，百谷用成，兆民用康。昏主邪臣，法令不一，重赋苟政，上下相蒙，懿戚贵臣，骄奢淫纵，酣酒嗜音，峻宇雕墙，百姓流亡，思乱怨上，我以此时物文理为理乱之机也。」

人以愚虞圣，我以不愚虞圣，人以奇期圣，我以不奇期圣。

筮曰：「圣哲之心，深妙难测。由巢之迹，人或窥之。至于应变无方，自机转而不穷之智，人岂虞之？以迹度心，乃为愚者也。」

故曰：「沈水入火，自取灭亡。」

良曰：「理人自死，理军亡兵，无死则无不死，无生则无不生，故知乎死生，国家安宁。」

自然之道静，故天地万物生。

尹曰：「静之至，不知所以生。」

天地之道浸，故阴阳胜。

良曰：「天地之道，浸微而推胜之。」

阴阳相推而变化顺矣。

良曰：「阴阳相推激，至于变化在于目。」

是故，圣人知自然之道不可违，因而制之。

良曰：「大人见之为自然，英哲见之为制，愚者见之为化。」

尹曰：「知自然之道，万物不能违，故利而行之。」

至静之道，律历所不能契。

良曰：「观鸟兽之时，察万物之变，鸟兽至静，律历所不能契，从而机之。」

爰有奇器，是生万象。八卦甲子，神机鬼藏。

良曰：「六癸为天藏，可以伏藏也。」

阴阳相胜之术，昭昭乎，进乎象矣。

亮曰：「奇器者，圣智也。天垂象，圣人则之。推甲子，画八卦，考蓍龟，稽律历。则鬼神之情，阴阳之理昭着乎象，无不尽矣。」

亮曰：「八卦之象，申而用之。六十甲子，转而用之。神出鬼人，万明一矣。」

良曰：「万生万象者心也。合藏阴阳之术，日月之数，昭昭乎在人心矣。」

广成子曰：「甲子合阳九之数也，卦象出师众之法，出师以律，动合鬼神，顺天应时，而用鬼神之道也。」